

## 《包法利夫人》中的空间叙事

宋琳琳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邮编 410082)

**摘要:** 《包法利夫人》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代表作。本文运用空间理论, 从地志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方面分析了《包法利夫人》中的空间叙事, 指出了地志空间对小说内容的铺垫作用, 时空体空间对故事建构的重要意义以及文本空间对主人公人物形象刻画所起的作用。由此, 福楼拜独特的写作技巧可见一斑。

**关键词:** 地志空间; 时空体空间; 文本空间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包法利夫人》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巨匠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处女作, 也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小说。在问世之初, 《包法利夫人》由于涉及通奸这一敏感话题而被认为伤风败俗, 备受争议, 作者福楼拜连同他的出版商甚至因此入狱。因为在当时, 评论界对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领域, 注重小说的道德功能, 认为小说仅仅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 各种现代主义批评兴起, 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国内外学者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性属研究、美学分析等多种角度入手, 对小说的研究渐趋深入。也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包法利夫人》中的叙事艺术, 但基本都集中于叙事视角、叙事话语等其它传统叙事技巧, 很少有人从极能体现福楼拜创作特色的空间叙事来对小说进行解读。

叙事学中对空间的研究开始较晚。十八世纪, 莱辛在《拉奥孔》(1766)中比较了诗歌和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 认为“诗是时间艺术”。在这个观点的指引下, 学者们极其重视小说创作中的时间因素, 忽略了与时间同等重要的空间因素。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在《西旺尼评论》上发表了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他在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并置”“反映参照”等重要概念, 引导了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型。在此以后, 以杰罗姆·科林柯维支、詹姆斯·M.柯蒂斯和米克·巴尔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开始探讨小说中的空间因素。佐伦·加布里尔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空间理论, 将空间在纵向分为三个层次: 地志的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的空间。本文主要运用弗兰克和佐伦·加布里尔的理论对小说《包法利夫人》的空间叙事进行分析。

### 一、《包法利夫人》的地志空间

地志空间是虚构世界空间的最高层次, 它被认为是独立的(self-exist), 不依赖于小说的时间安排和顺序结构。地志的空间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 静态物理环境空间和空间中的人物。环境空间包括地点、状貌、特征以及空间里物体等; 人物是空间中的一种独特存在(special existence), 因为他们既是空间中必不可少的客观组成部分, 又与小说文本有着复杂的关系。对地志空间的建构主要通过直接描写来实现, 但事实上文本中使用的叙述、对话、或散文等其它表达方法都可以作用于对这一空间的呈现。在《包法利夫人》中, 福楼拜主要通过直接描写的手法来对空间环境进行刻画, 而直接描写又可以分为对客观环境的描写和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描写。

《包法利夫人》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三个地方: 托特、荣镇和鲁昂。对于这三个地方的环境, 景色, 民情等, 作者均给予了细致而形象的描写, 毫不吝啬笔墨。用词准确得当, 突出表现了托特和荣镇的闭塞落后以及鲁昂的浮华喧嚣的客观特征。

夏尔到贝尔托给卢奥老爹医治断腿时，文中有一段对托特空间环境的描写：“在苹果树的枯枝上，栖息着一动不动的小鸟……萧瑟的田野平铺在眼前……好似灰蒙蒙的广阔平原上，点缀着紫黑色的斑点，这片灰色一直延伸到天边，和灰暗的天色融合为一了。”<sup>[12] (p13)</sup>”这看似极其普通的一幅冬日图景实则是作者有意选取的。诸如“萧瑟”“灰暗”等词语的使用，与托特单调而冷清的特点暗合。这里人们的生活也是单调乏味的：“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sup>[12] (p43)</sup>这一切都使艾玛对生活失去兴趣以致积郁成疾，心疼妻子的夏尔在反复思量后决定居家搬到荣镇。

荣镇却是一个比托特更加闭塞的地方。“人杂居，语言没有抑扬高低，就像风景没有特点一样……这个行动迟缓的村镇，和平原隔离了，自然继续向着河边扩展。远远望去，小镇躺在河岸上，就像一个放牛的牧童在水边午睡一样。”<sup>[12] (p45)</sup>作者使用了一系列带有讥讽意味的短语诸如“没有特点”“行动迟缓”等，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荣镇地理环境的偏僻以及人们生活的落后。

小说创作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法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之时。“七月革命”结束以后，资产阶级在法国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阶级制度基本确立。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法国的工业、农业生产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但是，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地区，外省的偏远市镇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给整个法国社会带来繁荣富强。而托特和荣镇就是落后地区的典型代表。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地点鲁昂则与以上两个地点不同。作为繁华的大都市，鲁昂正感受着资本主义带来的空前繁荣。但是伴随这种经济繁荣而来的是精神世界的匮乏。人们埋头于财富创造和物质享受，忽略了其它的追求。福楼拜依然用直接描写来表现鲁昂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状况：“整个景色好像一幅动也不动的图画；抛锚停泊的航船成堆地挤在一个角落里；河道弯弯曲曲，流过青翠的小山脚下，椭圆形的小岛似乎是些在水面上定居的黑色大鱼。工厂的烟囱喷出一大团、一大团褐色的浓烟……有些系着围裙的伙计，把沙子撒在绿色小树丛之间的石板路上。闻得到苦艾酒、雪茄烟和牡蛎的气味。”<sup>[12] (p155)</sup>

鲁昂奢华的生活与托特和荣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同时也为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浪漫如火的艾玛必定不能忍受乏味的乡村生活，注定在对虚幻的浪漫与满足的追求中堕落。

## 二、《包法利夫人》的时空体空间

时空体空间主要是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来探讨空间的构建，这种关系可以分为共时和历时。历时的空间对于小说《包法利夫人》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整个文本的构建，可以被视作小说的叙事主线。历时的空间表示在特定的叙述文本中空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方向或运动轨迹，它受作者意向、人物意图与行动、情节阻碍等因素的影响。<sup>[10] (p318-319)</sup>

《包法利夫人》主要讲述的是女主人公艾玛婚后出轨并先后被两个情夫抛弃，最终无力偿还为浪漫欠下的巨额账债而服毒自杀的故事。艾玛一生中有四个重要的地方：贝尔多，托特，荣镇和鲁昂。这四个地方不仅仅是空间的概念，而且是艾玛人生的分水岭。小说中地点的转换是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自然进行的，每一次地点的变迁都代表着艾玛人生的不同阶段。

艾玛十三岁时被父亲送到修道院，在那里，她接受的是贵族式的宗教教育。除了学习虚无的宗教教义和欢乐的宗教歌曲之外，艾玛还饱读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这些腐朽的东西极大的腐蚀了艾玛的思想，使她变得多愁善感而又不切实际。从修道院回到家乡贝尔托后，艾玛对单调而平凡的生活感到极大的不满，脾气日渐暴躁，直到夏尔的出现。夏尔到贝尔托为陆奥老爹医治断腿，并为艾玛的美貌和优雅倾倒，而他的出现也给艾玛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使得艾玛误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第一任妻子死后，夏尔在陆奥老爹的帮助下与艾

玛成了亲，婚后他们生活在夏尔行医的地方——托特。这是文章中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地点变迁，主人公艾玛由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少女变成了家庭主妇。这是艾玛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标志着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真正开始。

结婚伊始，面对简陋而普通的新房，艾玛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她构思着如何对房屋和花园进行改造。同时，她尽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但是婚后平淡无奇的生活以及托特单调乏味的风景使得艾玛很快感到了厌倦，而愚钝无趣的丈夫则加重了艾玛对婚姻和未来的困惑和绝望。愉悦欢快的沃比萨之旅极大刺激了艾玛的虚荣心和浪漫情，见识了上流社会贵族的生活之后，艾玛更加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堪忍受，彻底陷入痛苦之中。终日的郁郁寡欢导致了艾玛身体的衰颓，不明所以的夏尔无奈之下带艾玛搬家到荣镇。然而，正是这次地点的变迁使得艾玛有机会与她未来的两个情夫相遇，并且走上自我沦落之路。因此，它是艾玛人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转折，为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做好了铺垫。

迁居荣镇之初，艾玛对新生活充满期待，认为“既然过去的的生活不如人意，剩下来等待消磨的时光，当然会更好了”。<sup>[12] (p54)</sup>然而，接下来的生活很快击碎了艾玛的期待和幻想，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抑郁和绝望。荣镇偏远闭塞，那里的生活也更加苦闷无趣。加之夏尔收入减少，艾玛再次陷入了物质和精神双重困顿的境地。阴险狡诈精于调情的罗道尔夫的出现将艾玛拉上一条不归路。罗道尔夫看出艾玛的寂寞苦闷，凭借甜言蜜语将艾玛骗到手，变成自己的情妇。天真幼稚而又热爱浪漫的艾玛以为发现了真爱，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罗道尔夫，甚至计划与之私奔。然而在实行计划的当天，艾玛收到了罗道尔夫的分手信，深受打击而重病一场。随着艾玛身体逐渐康复，夏尔带艾玛去鲁昂看戏，却意外遇见老熟人莱昂。莱昂与艾玛在荣镇时便彼此倾心，旧日的激情迅速重新燃烧，两个人变成了情人。艾玛开始不停地向丈夫编造谎言，以学钢琴为名定期到鲁昂与莱昂幽会。这一次，艾玛没有迁居，而是不停地往返于荣镇和鲁昂之间，并为了爱情欠下高利贷者勒合巨额账债。这是艾玛人生的第三次重大转折，最终，她因无力还债而服毒自尽。在艾玛一家家破人亡之时，她的情夫继续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导致艾玛堕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自身的不切实际，也有坏人的勾引以及高利贷者的诱骗，堕落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定的阶段性。艾玛的悲剧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由社会造成的。修道院腐朽的贵族教育毒害了少女的心灵，社会精神生活的匮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以药剂师奥默和高利贷者勒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也在小说中暴露无遗。在那样的社会中，追求精神需要的人最终不会有好的下场，一心追名逐利的人却能活的安然自得。

### 三、《包法利夫人》的文本空间

文本的空间处于虚构空间的最低层次，对文本的依赖性最强。弗兰克在论文《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一文中指出，文本中对空间的建构方法有“并置”“闪回”等，佐伦·加布里尔则将文本的空间建构的方法概括为“语言的选择性”“叙述的时序”和“此在与彼在”的对比。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主要运用了并置和对比的手法来进行文本空间的建构。

并置指的是叙事者在同一时间对不同层次上的情节和时间展开叙事，打破叙事的时间流而表现出空间性。在《包法利夫人》中有两处运用并置手法的典型例子。福楼拜运用并置手法将具体场景刻画地真实生动而又充满讽刺意味。

夏尔与艾玛初到荣镇之时在勒方苏瓦大娘的小旅馆中与大家共进晚餐之后的谈话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谈话的参与者有四人：夏尔、艾玛、莱昂和奥默。这里的谈话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夏尔与奥默之间关于医学和现实的谈话；艾玛和莱昂之间关于诗意生活的谈话。这两个层次谈话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进行，但是谈话内容显然相去甚远。作者有意让奥默或夏尔时不时地加入到另一组的谈话中，使得愚钝的夏尔、功利的奥默，与追求精神享受的艾玛和莱昂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厉害，”艾玛答道。“不过动动也很好玩，我喜欢换换地方。”

“钉在一个地方不动，”实习生叹口气说，“真是无聊透了！”

“要是你像我一样，”夏尔说，“总得骑马……”

……

“其实，”药剂师说，“在我们这个地方行医，并不十分辛苦……”

“难道附近连散散步的地方也没有吗？”包法利夫人继续问年轻的莱昂。

“呵！非常少，”他回答道。“只有一个叫做牧场的地方，在坡子高头，在树林边上。星期天，我有时也到那里去，带一本书，看看落日。”<sup>[12] (p51-52)</sup>

这不仅是两种人的对比，也是现实和理想的对立。福楼拜巧妙地讽刺了片面追求物质而缺乏精神生活的一类人，同时讽刺了沉浸于幻想而不尊重现实生活的另一类人。

小说第二卷第八节中关于农业展览会的描写则是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福楼拜对农业展览会的描写在纵向分三个层面展开，每一层次的物理位置与人物组成均不相同，其所代表的精神意义也不同。处于最低层的是广场草地上推搡拥挤的人群与牲畜，他们是农业展览会的旁观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体现了他们身份的低微。稍高一点的主席台上坐着有地位的大人先生们，州议员夸大其词地表达着对国家和政府的热爱，吹嘘着社会的进步，口若悬河地讲着各种陈词滥调。在镇公所的二楼，艾玛和罗道尔夫从窗口俯瞰底下的人群，谈论着他们自己的话题。罗道尔夫竭尽所能地用甜言蜜语给艾玛讲述爱情的意义，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企图将艾玛变为自己的情妇。

广场上人群的嘈杂声、牛羊的嘶叫声、州医院的演讲声与罗道尔夫的低语声混合在一起，组合成了一部独特的交响曲。“略万先生刚刚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擦擦嘴。他又接着说……不是这里，就是那里，群众中总有椅子的响声打断他的话头；然后忽然听见背后一声牛叫，或者是街角的羊羔，咩咩地遥相呼应……罗多夫靠得离艾玛更近了，他低声对她说……”<sup>[12] (p88)</sup>福楼拜打破了叙述的时间流，不时地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从一种声音切换到另一种声音，使得整个画面更真实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州议员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与罗道尔夫缺乏真诚的柔情蜜意交相辉映，造成了独特的讽刺效果。

《包法利夫人》中文本空间建构的第二个特点是对比的使用。这里的对比是“此在”与“彼在”的对比。佐伦·加布里尔认为，小说对文本空间的建构是建立在“此在”与“彼在”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立包括当下的场景与剩下的整个世界之间的对比和前景与背景的对比。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灵活地运用了这两种对比，对于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更加深刻。前一种对比主要是由于主人公艾玛心境的不同而产生，在小说第一和第三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卷中艾玛在与夏尔婚后不久，就对无聊寂寞的生活感到烦闷，加之夏尔愚钝而不解风情，喜欢幻想的艾玛陷入了深深地痛苦。她不由回忆起自己曾经在修道院时的生活，那原本觉得并不多彩的生活现在对她而言充满欢乐。她想到了书中贵妇人的生活，想到了自己原本可能遇到的其它男人……在她眼中自己的生活糟糕透顶，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生活或许都比托特好得多。而第三卷中，一种完全相反的对比产生了。艾玛和莱昂在鲁昂意外相遇后，很快开始了频繁的约会。他们在莱昂的旅馆里翻云覆雨，将旅馆房间装饰地轻佻而有情调。“他们完全沉醉在你欢我爱之中，竟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安乐乡，以为可以恩爱到死。做一对长生不老的情侣。”被所谓的“爱情”滋润着的艾玛坠入幸福而无法自拔，简直将整个世界忽略。

前景与背景的对比在小说中体现地也比较明显。应邀到沃比萨城堡参加舞会时，艾玛第一次真正体验了上流社会贵族的生活。她贪婪而激动地享受着在那里的时光。但是，在此期间一个作者有意安排的小插曲出现了。“一个仆人爬上一把椅子，打碎了两块玻璃；包法利夫人听见喀喇声，转过头去一看，原来是花园里有些乡下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往里瞧。”<sup>[12] (p36)</sup>农民使艾玛不由得想到贝尔托，想到自己的农民身份。然而，“她过去的只是昙花一现，立刻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连她自己都怀疑是否那样生活过了。”<sup>[12] (p36)</sup>在这里作为背

景的贝尔托与眼前的沃比萨形成了对比,将艾玛爱慕虚荣、不切实际的性格特征表露的淋漓尽致。

回到家里以后,艾玛久久难忘在沃比萨的欢乐时光,一心幻想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对自己的醋精充满苦恼更加不满。沃比萨作为背景突出了托特生活的单调乏味,使得艾玛更加难以容忍。

对比手法的运用将艾玛爱慕虚荣、不切实际的性格特点表现得生动形象。她不理解或者说不愿意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只是一味的追求浪漫与情趣,最终的堕落与毁灭也是必然的。

## 结论

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宣称,“时间已经变成永恒的当下因而成空间的了。我们同过去的关系也是空间的。”<sup>[11] (p20-54)</sup>时间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依然是无可否认,而空间对于小说文本的建构具有同样不可替代得独特作用。《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经典之作与其富有特色的空间叙事是分不开的。福楼拜运用多种写作技巧,将小说的内容与主题巧妙结合,使《包法利夫人》成为了一部“完美、独一无二”<sup>[9] (p29)</sup>的艺术作品。

## 参考文献

- [1] Flaubert, G. 1994. *Madame Bovary* [M], trans. G. Hopk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Frank, J. 1945. *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 An Essay in Three Parts* [J]. *The Sewanee Review* 53 (3): 433-456.
- [3] Genette, G. 1988. *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 [M], trans. J. E. Lewi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4] Genette, G. 1993. *Fiction and Diction* [M], trans. C. Port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5] Kort, W. A. 2004. *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 [M]. USA: University of Florida: 95.
- [6] Magill, F. N. 1987. *Critical Survey of Literary Theory* [M]. Salem Press.
- [7] Rimmon-Kenan, Shlomith. 2005. *Narrative Fiction* [M]. Methuen&Co. Ltd.
- [8] Sartre, J. 1987. *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 [M]. Carol Cosman(tra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9] Wood, J. 2008. *How Fiction Works* [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9.
- [10] Zoran, G. 1984.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J]. *Poetics Today* 5 (2): 309-335.
- [11] 爱德华·W. 苏贾. 2004. [M]. 王文斌译. 后现代地理学. 商务印书社.
- [12] 褚蓓娟. 1993. 试论包法利夫人的女性意识[J]. *外国文学研究* (1): 94-99.
- [13] 居斯塔夫·福楼拜. 1994. *包法利夫人* [M]. 许渊冲译校. 南京:译林出版社.
- [14] 刘渊. 2006. 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J]. *外国文学研究* (6): 79-85.
- [15] 孙睿超&何江胜. 2008. 包法利夫人的爱情与悲剧原因解析[J]. *当代外国文论* (2): 204-206.

[16] 约瑟夫·弗兰克等.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 (Spatial Forms in Modern Novels) [M]. 秦林芳译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 Space Narration in *Madame Bovary*

Song Lin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Postal Code 410082)

**Abstract:** *Madame Bovary*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Flaubert, an excellent French writer in 19th century. According to spati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space narration in *Madame Bovary*. The topographical level of space paves th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nt; the chronotopic level of space serves as the narrative clue of the novel; the textual leve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ortraying characters. These analyses show Flaubert's distinctive writing skills used in the novel.

**Keywords:** Topographical level; Chronotopic level; Textual level

作者简介 (可选): (内容字号: 楷体小五)